



35

鐵路職工

第一零三期

半月刊

時論

意阿衝突與國際關係

李海萍

意阿衝突是一九三五年開端的國際不幸事件，自從去冬以來，兩國的糾葛便時作時輟，於今更索性抓破了面皮。報載莫索里尼的調動軍隊準備動員，已證明事件的嚴重化了；雖然沒有像去年馬賽慘案那樣深刻的刺激歐洲人的神經，但今後國際局面的發展，是少要感受點影響的。



阿比西尼亞，是個不為國人所熟知的國度，是非洲三個名義上獨立國家中之一個，他的國境四週，是給英法意三大強國的殖民地環繞着，他是處於帝國主義四面夾攻的核心。就歷史言，他的人種是慄悍的阿拉伯人和黑人的混合種。在十九世紀之末，意大利即向其作武力的侵略，但因法國對他軍械財力的幫助，於一八九六年竟大敗意軍，且取得意人巨額之賠款，不過四十年前的意大利，還是一個新造之邦，現時意大利已是歐洲列強之一，其軍備器械之犀利，更遠非昔比；阿比西尼亞呢，迄今還是一個沒有具備現代型的半開化國家，所以意阿果真開戰，在表面上看，

第一百零三期要目

- 意阿衝突與國際關係
- 常戰戰談
- 向男子報仇
- 驚聲
- 借糧
- 除夕
- 民間故事
- 細膩風光
- 車站
- 職工教育消息

李海萍 張光元 友秋 健之 毅之 子之 素之 韓笑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大有獅子搏兔的形勢。

國際關係，決不能像表面觀察那麼簡單，某一事件的發生，常常有極錯綜複雜的背景，此次意阿衝突，當然也不能例外，現在把這次事變的國際關係，作一個簡略的陳述，阿比西尼亞是處於英法意三大強國殖民地的核心，上圖已說過，所以他早已是這三大強國耿耿欲逐之鹿了，不過爲了英法意的各懷鬼胎，相互掣肘，阿比西尼亞便在這種均勢之下苟延殘喘着。近年來新的競爭者又加入了這東北非洲的角力場，日本早已從東方遠遠的向着阿比西尼亞磨牙，現在日貨在阿境的暢銷，日本的打算在阿設立使館，訂立商約，其圖謀阿比西尼亞的野心，更加緊了英法意三大強國對阿比西尼亞的緊張關係。

我們知道自大戰以還，德國的殖民地，大抵爲英法所瓜分，意大利所獲無幾，所以意對擴展殖民地的志願沒有一時能忘下去；上月法意羅馬協定簽字了，接着意阿衝突便形嚴重，覆按這種情形，意已得到法的諒解，似乎是可能的。不過我們更要注意去年外電所傳大批日械運抵阿境的喧傳，雖然這次事件的解決要看英法最後的態度，如果日本真個爲阿撐腰，那末所包涵的國際意義便更要嚴重

意大利的野心却不能一時間得到滿足了。

常識叢談

鼻病治療及預防法(續)

高施恩

二、鼻臭

鼻臭亦爲常見之症，雖少生命危險，然患者極感不幸。因不但自己嗅官能喪失，且常惹他人之厭，女子尤甚，因此失掉其終身性樂者有之。鼻臭非盡爲不治之症，有者初起時就醫，極易剷除，有者不能完全剷除，亦可防止進行。待已養癰成患，始求診者，其效果則難預定矣。

(甲)梅毒性鼻臭

凡梅毒發現於鼻內者，多爲橡皮腫。初現於中隔。可侵蝕周圍骨質及軟骨。其粘膜亦呈乾枯狀，覆有濃痂，終致中隔被穿成孔。若鼻樑骨被侵，則鼻樑凹陷，有者成孔與外界通，當其潰爛時，呼氣有特別臭味。雖門外漢一望而知爲梅毒性鼻臭也。

(乙)鼻副竇化膿性鼻臭

因解剖關係，副竇化膿症，其膿液均由鼻排出。故發

生臭味。治法病原，詳於副竇化膿篇。

(丙)萎縮性鼻炎鼻臭

萎縮性鼻炎之病原，尙未證明，有謂繼發於慢性肥大鼻炎者，亦有時見於粘膜炎後，至於細菌關係，尙未一定，其特徵即鼻粘膜炎變枯，覆有乾痂，鼻腔擴大，重者均由前孔直望咽後壁，呼氣有惡臭，聞之作嘔，惟病者嗅覺亦失，而反不聞其臭，只見他人掩鼻而避之。直不知爲何也。惟時覺鼻內乾燥，取出其痂時，立覺痛快，然不多一時，則再生，痛苦如前。

鼻臭治法

萎縮性鼻炎，爲難治鼻病之一。治法雖多，均無著效。例如鹼性藥水洗滌，不過去其膿痂，不致爲人所厭，少生社交障礙而已。細菌或手術療法，已有人試過，不過少具病狀而已。故患者當有特別忍性，得適意治療後，自後有相當效驗。

若梅毒原故，當施行梅毒各種治療，局部應用防腐藥，減少其臭味，總以早治爲宜。若鼻樑已凹陷。則治法手術更難矣，因副竇化膿詳於下篇。

其因甲骨肥大，而自覺嗅覺異常者，應審查其肥大程

度，而切除之。但不可過度，免生乾鼻之憾，施手術者，不可不慎也。

(三)鼻出血

鼻出血曰衄乃最常見者，其原因甚夥，其出血點，多在鼻隔前下方，爲鼻隔血管之輻湊象。總之約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出血輕者，自然停止。但查驗該處時，多有薄血痂，或小潰瘍，因血痂之刺戟，或個人之習慣，時以指剔剝其鼻孔，致使出血不斷發生，普通多在一側，因體位之變更，其血可逆流向後，繞過鼻中隔後緣，而由口或對側流出。出血量少時，與個人體格無足輕重，多時則爲貧血原因。無須贅敘，惟精神上，常有頹敗，頭暈。

(完)

化學小常識

芝 堂

(一)從糖到醋

這題目好像不倫不類，其實便是「酒是怎樣造成的？爲什麼將酒暴露空氣中日久就會變酸？」的題目的縮短。酒是怎麼造成，鄉下人也知道可以由糧食——如高粱，玉米，小麥等或紅薯發酵而成。葡萄酒便是由葡萄糖發酵造

成的。所以糖及其他炭水物即造煙之原料。那麼，酒爲什麼暴露於空氣中日久就會變酸呢？便是因爲牠吸取了空氣中游離之氧氣而變爲醋酸的原故。這種由甜的糖變爲辣的酒，又由辣的酒變爲酸的醋的變化，都是可以用化學方程式來表示的。在這裏爲表示通俗起見，所以方程式不能寫出來。好在這種事實是很多人經驗到的。

(二)吸煙的有什麼害處？

這裏的煙是僅指紙煙。在煙葉和他的子實中含有一種植物鹼，叫做煙素Nicotin。這一種鹼類是無色油狀的液體，見了空氣便變爲暗褐色有很強的刺激味和臭氣，在水中是很難溶解的。有很烈的毒性，假若是純的話，飲之數滴，即可致人死命，這東西在鄉下很容易見到，便是旱煙袋裏邊的油狀黑色稠液。這種鹼類在好的煙中含有百分之二，在不良的煙草中，反倒含有百分之八以上。我們看了煙中含煙素如是之多，而煙素又如如是之毒，則吸煙之害，斯可見矣。

向男子報仇

郭懷光

——一個妓女的自述——

廢歷的新年，各店號，工廠都有年關的假期；所以這年關的假期是我們勞苦工友一年之中最喜悅的日子！因爲我們含辛茹苦的勞動了一年，在這年假內，樂得快活快活。

在初五的那天，各店號，工廠仍照舊規有什麼財神酒，請我們勞苦的工友暢飲一下，被邀的我，胡亂的喫喝了一會，看那時針真正的併合在四字上，時候還沒晏，睡覺也太早，心中又是煩悶，不如往遊藝場遊逛一下吧。跑出廠門，跳上電車，直抵南京路下車，見那屋頂沖入雲霄的三大公司的門前，往來的行人擁擠不開，我在擁擠中擠到了永安公司的遊藝部售票處，買了票，跨上不需用人力的昇降梯至屋頂的大京班場，見遊玩的人似蟻般的熙來攘往不絕，我就跟着他們沒有頭緒的玩西遊東；大約在八時一刻時，我剛踏進墨黑的影戲場，後面跟着一個是像現代摩登女學生的裝束女子；有藝術的美髮，粉白的蛋臉，含情脈脈的雙眸，懸葱似的鼻子，桃般的小口，楊柳似的身腰，身上穿着淡綠的鵝毛絨的上裝，內襯着雪白府綢襯衫，露出了反領，隱約的可看出一對有彈性而有魔力的乳峯，下面穿着黑的裙子，長統肉色的絲襪，足上套着平跟的皮

鞋，外面套上一件最新式皮領的呢大衣；她笑微微地溫柔地走到我的背後，向我肩的上輕輕地拍了一下說：

「您也來遊玩嗎？」

「是的，妳也在這裏？」我一壁回答着，一壁見她，她却瞅了我一眼，故意把頭側着裝出羞澀的樣子。

我經她的要求向女招待處找到兩個座位，泡了兩杯茶，我倆就坐着開始談話，互通了姓名後：

「郭先生！今天爲什麼不和您的愛人一塊兒來呢？」

「爲那裏來愛人呢？」

「您不要瞞我，騙我，那天和你在這裏遊玩的女子，是不是您的愛人？」

「那女子麼？！不是我的愛人，是一個一無依靠而漂泊在此操皮肉生涯的……娼妓……」

「她也是和我一樣沒人來憫憐的……妓……女！」

「嗚！妳也是一個可憐的……！」

「您莫管我是個妓女；郭先生！爲什麼不從戀愛中找一個美麗的誠懇的女子來做終身的伴侶？反而來欺侮我們，恥辱我們，解決你暫時的……肉慾？」

「唉！妳要知道，現在的社會——金錢——有金錢的

人能握着大家底生命權，大多數的都是奴隸，什麼都要賣給別人；沒有自由，沒有人格，也沒有空暇的時間，天天只有顧慮那麵包問題？那裏還有空工夫去細細地思索那人生的大問題——其內却包含着——最重要精神方面的問題

——戀愛——就是人生的大問題的一個。一個自由者知道那戀愛中性慾的要求滿足，但一個金錢的奴隸，機器的奴隸，那裏知道呢？

「但，大多數的爲了生活去找錢，爲了金錢去做那似牛馬的過度的勞動，謀生如此的困難，使大家都流於平庸，卑鄙，那裏還能去實行那神聖不可侵犯，高尚純潔的戀愛呢？」

「戀愛已經把我們帶到夢的世界，幻的世界裏去了！要使戀愛堅固，必須要有許許多的閒時候，才能把愛人的美麗完全看出，把愛人的動人處完全領會到。但目今的社會裏，大家那裏有時間，那裏有餘地去幹這不生產的夢想呢？夢想啦！我的職務？夢想啦！你明天的麵包呢？……」

「偶然降臨了，把我的夢裏人，忽然送到我的面前，牠縱不服從規則，不守時刻的，但對於我爲了生活而作工

謀事的人，終日的辛苦，工畢回家，時候已晏了，身體也疲乏，那裏還有機會去找愛人呢？

「但是，却知道戀愛了，又有什麼用呢？單單希望着戀愛，希望有個美麗的誠懇的純潔的女子，是不夠的；還要有金錢，因為在現在資本家的社會裏，什麼都要拿金錢去買——假使是從戀愛而得到了一個美麗的，誠懇的女子，同時也生產出一個重大的責任；因為結了婚之後，便增加維持家庭的担子，尤其是將來有小孩子……」。

「所以責任心薄的我，遂視為畏途。恰好社會有妳們專以賣淫為生活的婦女，令我能享得性慾的樂趣，却不必負維持家庭的費用，養育兒女的責任，這是何等的便利事情。故責任心薄的我，便捨其長久的純潔的性的結合，而圖暫時的，卑劣的性慾的滿足。請妳要原諒我的！」

「這是環境的脅逼您在我們的身上來解決您的性慾，只也不能怪您的；郭先生！影戲已散場，天已深夜了，不要回家去，請您可憐我，憫惜我！到我的家中住下，我把心中的苦衷也來訴給您聽！」

但是我覺得此妓女，比那些有智識的人，活潑可愛，可憐，即給了女招待的茶金，和他踱出了永安公司，步行

到她的家裏，跨上了樓，一間小小的房間，我倆走進一間有帳的鐵床，一架整容檯；上面置着生髮油，花露水，香水精，撲面粉，紅胭脂，熱水袋，面盆，毛巾，一盞花罩的電燈，就沿着床口坐下；娘姨送過了茶，水菓，瓜子，花生；我和她却脫去外衣，和衣躺在被窩裏，吃着水菓，我似乎要立刻知道她的苦衷：

「請妳把為什麼甘心的操這皮肉生活的原因，說給我知道。」

「郭先生，你不要心急，暫且安靜一點，等我思索一會來訴給你知道；但我要先向你懇求我在說的時候，不許參加一句話，或者質問我任何事情……」。

略等了一會，他慢慢地展開桃般似的小口說着；但在她的眼眶裏還含包一眼的酸淚。

「自從我幹了這皮肉的生計以來，——也許簡直可以說自從我出世以來，——真的，我還沒有碰到像先生這樣好的人；我有許多的話要講，但是我沒有機會講，沒有人能夠願意聽我的話。我與其講給那些不能，不願聽我話的人，啊！我真不如在沒人的地方，自己在肚皮裏把自己的話還講給自己，自己的苦訴給自己聽，自己的眼淚吞向自

己的肚裏！……

「現在我遇到了您先生，一向只咽在自己肚裏的話，目下可以吐一個爽快了。——即使你不願意聽，郭先生！我想你總不至於討厭吧？」

「郭先生！你從前是個中學生，現在雖然是個勞苦的工人，諒來你聰明富裕的腦府不會腐敗的，也許你可以把我的故事描寫一下，寫成一篇美麗的小說，但不知我的故事，有沒有價值，還值得你的高貴的筆來抒寫呢？」

「啊！空話講得太多了，把你的時間耽擱在無聊的事上，可真對不起哩！」

「現在要開頭講我的故事了——真的，我一面固然極希望有機會把我故事痛快的表白一下，但同時我也很怕提起牠；我一想到牠，我心頭就忍不住的感到一陣辛酸，一陣氣憤——但這不去管牠，我還是要講的。」

「要講起我的故事，首先就應該回到五年以前。啊，那是整整的五年！——我正十六歲的當口，在杭州某中學肄業，我的父親是個中等的商人，在杭州××開了兩處織綢廠，我合家都住在廠旁的住宅。我有一個兄弟，現在已有十二歲了吧；我還記得他的笑臉，……還有我的母親的

慈祥的面孔，他們我已有四年多沒有看見了！

「就在我十六歲的時候，我的父親因綢廠營業不振，經濟頃刻恐慌起來，不能維持廠務，又加各債主紛紛前來逼債；弄得父親無法可想，就把我當作了物事一樣的賣了出去，好像把他的親女兒看得和他擺在他廠中零售部櫥窗裏的布疋一樣。買主是當地的一個紳士，並且還開了三四處的機器廠，姓黃的老頭子，價錢聽說是五千元。」

「爲了這事，母親曾向父親吵過了幾次，結果總是父親拍桌子罵，母親哭。我還記得我出嫁，——不，是出賣的那天；母親一面哭着，一面說着安慰我的話；兄弟只是拉着我的衣裳，儘哭着說：『姊姊莫去，姊姊莫去！』我呢，我當時才十六歲，我還不能充分知道自由的可愛，被人出賣的可恥；我只是陪了母親兄弟哭，但父親又穿了新的鮮衣類類的進來催促了！」

「就這樣，我一個純潔的處女，變成了『黃六姨太太了。』黃老頭子是當地的有名的富紳，又是××機器織工廠的廠主，他有錢，用了他買來了許多處女的心。在我之前，已經有五個了；我去之時，他特別的『愛』我，曾有一時，簡單的我的心當真以爲他是『愛』我，而我也似乎

願受『黃六姨太太』的頭銜了此一生了！

「但是不久我終于明白了；女子生來不是爲的去做男人的玩物的；不是去做人的鷄鳴的『愛』，愛也要思量的。僅僅給人『愛』，不是真『愛』的全盤；我要給一個爲我所愛的人愛；黃老頭子拿了錢來糟蹋了我的身體，但我的身體，儘管是做了他的奴婢；我的心是不甘做他的奴婢的，牠要飛，牠要得自由！」

「在這時，我充分懂得了的時候，我便極端的情惡黃老頭子。很巧這時他又棄了我去迷戀，去玩弄他的新七太太了。唉！那也是一個可憐的女子！我看他好像也和我初來時一樣，還迷戀在金錢的魔力之下哩！到現在不知道她可會解脫了沒有？」

「我是住在第三廠後的住宅內，廠裏的事務和宅內的事情都託給會計員陳君××，但他少年英俊，辦事很是能幹，並有令人可驚的，是那一個美貌的青年；不知爲了什麼機緣，令我看見他一面；雖然是穿了藍布長衫，但他丰采是決不會被他服飾所遮掉的。事後，向我的娘姨，話兒兜着圈子探問，才知道他就是廠裏的會計員，並管理宅內日常的一切等事，見了他後，我的心不由的忐忑不寧起

來了。

「以後我便時時故意的差了他爲我做事，而他對於我差他做的事，也常常格外討好；雖然我倆沒有超過主僕關係的談話，但我已隱隱知道他也是有心了。每逢日裏，我看見了他之後，總要弄得一夜睡不着，即使朦朧的睡去，夢中還似乎看見他那一雙濃黑的眉毛，和那有神的眼睛，在那雙瞳神中間，滿如海水一樣的深情。

「愛情好像上山的坡道，一樣的昇起，其中的進程，您當然料想得，不必在這裏多說，總之，我是爲他的美貌所醉了。

「我記得，那一天的春天，一個沒有星月的夜；我和他坐了兩部人力車至西湖，調乘航船渡過湖，再換乘人力車，一前一後，直奔到城站火車站，我倆是逃走了！雖然，這在大家的眼光中，是不名譽的事，但我們不管，『愛』不是爲了旁人的議論，就制止得了的！」

「火車站的鐘聲已打過了最後的一次；在顛簸的車中，我伸出頭去望黑夜中的故鄉的房屋影子，慢慢的向後退去，心裏感到無限愉快！自從我前年的春天被出賣了以後，到現在已近一年了，才逃出囚籠，想着黃家也許已發

覺了我們的逃走……不禁微笑起來；那坐在我旁邊的他，也向我微笑了，快樂的前程很明白的擺在我的眼前……
……嚶！有誰知道，當時我以為最愛我的不過的他，不到三個月後就捨我而去了！

「到了上海，暫住在小旅館裏，後來就在垃圾橋天潼路××黑亭子間住下，並置了一切用具，衣服，但我們全部的家產，只有我從黃家帶出來的一千五百塊鈔票。我倆是很節省的用着，每隔三四天才出去看一次電影，或者上遊藝場去。但這種幸福的日子，只繼續了有三個月光景；那時已夏天了，我記得清清楚楚，是六月初六！他忽然說有病不舒服，要我去買一種什麼……藥給他吃，當時一點也不疑心的跑出去了！半個鐘頭回來，呵！病人呢？逃走了！放着我全部家產的小手提箱也不翼而飛了！他是棄我而走了。承他的情，在桌子抽屜裏還留下了三十塊錢，並有短短的幾行字，留在旁邊。我把愛情獻給了他，但是他拿了我的愛情走了！在第一次我為黃老頭子買去的，我只是犧牲了我的身體，但這一次把我的心靈，全部犧牲了！黃只侮辱了我的身體，他却更進一步而侮辱我的心靈；何以男人的心儘是如此的殘酷？啊！我的犧牲太大了！

「難道我們女人是生來做男人的玩物，發洩器？是生來做男人的犧牲品？難道我把我的一切——我的身體，我的心，全犧牲了給男人而一聲都不響麼？不，這是怯懦的女人的行動，我要報仇，向男人報仇！」

「我咬緊着牙齒，有苦也只訴給自己聽，有淚也只吞向自己的肚裏。郭先生！你曉得這是第一次，我把我的事告訴別人；但是，郭先生我告訴您知道，我並不是要求你憐憫！」

「讓我再回過來講下去；現從他去了之後，金錢漸漸的少下去，生活恐要發生不能維持了！但舉目無親，就無依無靠的，在這惡毒的人世間生活下去。在這期間，我做過人家的僕役，各種營業場的招待，店員，甚至我還做舞女，就這樣渡過了一年多流浪生活；在我隨便做什麼事情的時候，我總不忘記了我的心願『向男人報仇！』但結果却正得其反，一次一次的反而從男人處獲得更大的恥辱。原來這些職業本就在受男人玩弄的這個條件之下產生出來的；因之，我對於男人的仇恨，乃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無論如何，我得向男人報仇！我犧牲于男人們的是太大了！太多了！」

「最後，我做了現在操皮肉生涯的職業——妓女——也許您會恥笑我，但我覺得與其那種暗地爲男人欺凌的事，何不爽快大胆的做了娼妓！這完全是光明的，坦白的，並且我做妓女有三年了，到現在，我對於男人的仇，是完全報復了！您奇怪麼？」

「在現在，這種以男人中心的社會狀態下面；在現在這種男人們所訂立的社會規律下面，我確是一個奇特的女子，叛逆的女子？但是我懷疑，女人有爲男人守她貞操的義務，爲什麼男人就沒有爲女人守他的貞操的義務？女人做娼妓是罪惡的，那末瞞了他的女人而出去嫖妓女的男子就不是罪人？我懷疑這一點，于是不顧一切的做了妓女！」

「自從我做了妓女以來，我從我搗母處，我的姊妹處，學會了許多迷誘男人的方法；我曉得怎樣用我的眼波來勾起男子的心；我曉得怎樣擺動我的身體來使男人醉倒，……我學會了這些，不是，絕對不是爲獻媚于男子，啊！我是要報仇！」

「我用了我的媚顏倒了上千個男人，他們卑鄙地跪在我的前面，但我只給與冷視，我非但顛倒了他們的身體，

啊！我更攥奪了他們的心！他們在我的面前全部都空着他們的心腔，他們的全在我的手掌裏，我可以任意的擺佈這些他們的心我把牠們擺在地下踐踏，把牠們在手裏當球般地拋……！

「他們是一般如此可憐的男子，他們忘記了他們平日呼奴喝婢的驕態，他們忘記了他們平日自鳴清高的神氣，他們只是在我面前跪着，並且爲了我，他們又互相的妬視仇恨，吵鬧打架……他們真是令人可憐！又復可笑的一班傻男子！」

「在從前我看到男人是非常殘暴，但是現在却看到了男子是如此的卑陋。事實可證明，我已從男人處獲得全盤的胜利！我已向——男人報了仇了！」

她說完了，微微地笑着，伸過頭來和我接吻，我倆深深的吻着；忽聽那牆上的時鐘報告了六下，我要穿衣起來，她緊拉着我的衣服，不允我起來，再叫我躺一會兒；我即對她說：

「請你原諒吧！因職業的關係，不容我和妳再躺在這熱烘烘甜蜜的被窩裏了！」

她就喚了娘姨送面水，點心進來，我穿好衣服，洗了

面，吃完點心，和她告別，在分別時，她從被窩裏坐起，伸出了兩隻溫而柔的玉手，把我的面龐抬起，湊過來她的紅唇和我的唇吻着，是最後的一吻！在她的眼眶裏包滿着一眼的熱淚，她忽然推開了我說：

「時候不早了！快去幹您的事吧！望您不要忘記我所訴給您知道的話，和現在一無依靠的怯弱的女子——我並望您時常來和我談話！去吧！」

她說着流了兩行熱淚，鑽進被窩裏去了！我就走出她家的門，乘了人力車回去，換了那去年一套襤褸的工裝往廠中去，開始度着不似牛馬所作的的工作的生活了！

簫聲

孫友元

暮色瀾漫在四野，沉默的黃昏一時降落；樹上的枯葉被風括得像孤兒的哭訴，塘水被風吹老了，臉上現出許多皺紋；塘邊的梧桐葉子，紅得像血一般，但角落的柳樹葉子，却黃得焦瘦可憐；縷縷的炊烟，時從烏黑的煙灶裏，無力的冒出來，但利時便被風吹得無影無蹤了；斷續淒涼的鐘聲，從遠處播來，聽了使人發生一種沉悶與靜寂，田野的黃昏，真是不帶一些兒生氣。

黑魔用黑大的網籠罩了宇宙，大地上便顯得死氣沉沉，可懼，與靜寂；黝黑的天空裏，小星如棋子似的密佈着，狂大的風，在高處嗚嗚的響，夜的更柝聲，已從牆外陣陣傳來，黯然大地，籠罩在黑霧裏；移時一鉤新月，才微微的吐出牠的慘光，好像向人間窺視一般！人間有多少不平的缺陷啊，月兒也無心常圓了！月有陰晴缺陷，人有悲歡離合，人間天上是同樣不會有滿足的事呢？！

蒼茫的月色，寒肅的涼風，啾呀一聲，空中飛過一行雁影，嗚嗚咽咽，耳內送進一陣淒涼悲聲，悽慘的！這是哭聲嗎？但又怎樣細膩呢？唔！簫聲，好悽切簫聲！誰在這深夜吹簫呢？對了，是他，一定是他，那可憐的孩子，一個失學者，悲觀者，時代落伍者，他又在對天哭訴了！唉！我心酸，心裏難過，當我每想到他，同情熱淚不覺的滲下來。他在這淒涼冷寂的深夜，又在哭泣了，他不怕冷，唉！他真是可憐的，他是無慈母的苦兒，關於他慘痛的歷史，他曾帶痛流淚向我訴說過，是在一個深夜，他帶着顫抖怕人的聲調，這樣說：

「先生，我真不願吐說我的慘痛歷史，因為我以為世

界上沒有和我表同情的，沒有能稍微憐憫我這內心苦痛的，先生，世界是殺人阱陷，是煩惱的窟窿，人全是假面國裏的人民，久帶着一個假面具，先生，就雖有幾個不是，但當你悲痛時候，沒有人來安慰你，憐恤你，只是有人譏笑你，欺侮你，所以人生是煩惱的，虛偽的，可怕的，在我悲愁慘澹生活過程中，苦痛告訴我，他說人在，實是苦痛的，煩惱的！雖有些朋友勸慰我會說：「人生，好比經過一個荆棘廣場中，非拚命滾過去，才能得到一個整個的人生。」但，那是幻想中的，我以為人從哇哇的落地，便是哭的人生的開始，也就是象徵着人生實是可哭的；雖然有些時候能得些無謂的快樂，但那是意外的事情，只有哭才是我的本分。

先生，我實不願告訴你我的慘痛，我自認是一個悲觀者，因為恐怕你聽了這苦痛駭人的歷史，你也為之悲觀了！但，我是天下第一苦人，廣大無垠的世界，沒有一個人能了解我，安慰我，安慰我的，只有那慈善的母親，但，唉！她死去了！現在只有這枝枯簫，他能陪伴我，我能藉牠吐訴心中苦痛，哀哀，以及一切怨氣，所以牠形成了我的唯一伴侶，但，最近我發覺了，我每與牠吐訴哀哀的時

候，牠不語，牠不能用話來安慰我，用慈母的口吻，先生的淚只有向肚內倒流，現在，現在肚內已裝滿了——苦痛，血淚，唉！幾乎要爆炸了，要是在不向能語者傾吐的話。先生，我看您似乎能了解我吧？所以我覺得有向您吐訴的必要，現在向您說說吧！但，您聽了不要悲傷，您要傷懷，那便是我給您的了。

我們從前原是住浦口的，我就生在那兒，我們姊妹兄弟六個，我是三兄弟內之長，因為父親在此地任事，所以去年才移到此地來，父親前本供職××路，因為開派別門子的關係，家父為人忠誠，不善奉迎，所以便在前年十月失業了！起初家中還能過活，一連七八月，不能支持了，您想想，一家七八口，用費多大，于是不得不靠典貸生活了！

我母親是個和善仁慈的弱質夫人，臉上老是露着笑容，無論是對於誰；但，在這困難生活中，笑容消逝了，生活的壓迫，孩子的衆多，使她老人家，臉上更多添了幾層憔悴，許多皺紋；每日唯以淚洗面，但，哭不能當事，再加上孩子們的鬧吃，于是不得紅着臉，張着口向人借錢了！一次，兩次，三次不能了，只得看人家冷臉冷言！母親

在安樂家庭中過慣，何嘗受過這個，更加上根本就不愛說話，見人奉迎，所以急得幾乎病了！父親整日在外面張羅謀事，不問但也無力問家中的事，關於家中一切難關，緊急，悲愁，度日如年的景況，他那兒能知道呢！所以母親真的急病了！飲食不下，臥牀不起了，舉家全仗她老人家維持家政，一病那兒能行呢！弟弟們更鬧得厲害，父親開始不出去了，終日坐在母親牀旁的椅子上，嚴冷的面孔更罩上了一層憔悴，愈顯得蒼老，可憐，但老是不語的，家中由此安靜了許多；我們那敢喘一個大氣。

——無錢請醫生，父親是不肯向人借錢的！母親病一天天的重，我像傻子，神智昏迷，尤其不敢走向母親，因為她那枯黃瘦而龐，會使我一見就流淚的！夜裏姐姐們侍候母親，我在床上閉着眼想了，唉！母親若是真……那我們將變成什麼樣？豈不成了苦兒，像叔叔家哥哥樣，少吃沒穿，更沒人噓寒問暖，撫溫愛慰，那是怎樣可怕！但，又轉念，絕對不會的，因為母親是那樣和善仁愛，上帝豈無一點神靈，仁心，定會賜福與平安給母親給我們的，我想着不由起來跪在床上為母親祈禱了，流出淚來，以致濕了枕頭，我朦朧入睡了。

正在作駭怕的夢，姐姐把我喊醒，我從床上直跳下來，直奔母親房裏，見父親正在望母親掉淚，姐姐們眼都哭紅了，我不由哇哇的哭了出來，雖母親曾告訴過我，說哭是羞恥的事，但，我被愛和痛在眼裏充滿了，全變成淚水滾了出來。

母親呼吸短促，呻吟之聲，直刺碎我的心，振破我的耳，我腦殼要崩炸了，我覺得我的心是要冒出來，我以為真的大禍將臨，天崩地裂，拚命的哭，全家的哭聲，鄰人都驚起來。母親經過百般掙扎，安靜了，唉！真叫我肝腸寸寸斷了！母親的汗，從額上涇涇流下，喘了一口大氣，哼了一聲，才睜開眼，望我們也流淚了，並叫我睡覺，唉！母親痛我之體貼入微，真叫我永生老死不會忘啊！

父親被逼不過，借錢來了；是經過朋友面子，和一分利才借來的，開始請醫了，中醫西醫，但，越診身體愈弱了！

在一個緊急時候，一點鐘請了五個醫生，但全不見效，唉！先生，這是天絕人嗎？您想當時我們家裏是何等慘淡哪！我們每人面上也都罩上一個黃網。

實在想不出法來，經過百般探詢，朋友面子，才請出

一拉七十多歲老先生，從前作過御醫，用轎抬了來，診了脈，一語不發，搖頭嘆氣。待一開方子，把我嚇倒了！他寫：「純係血虧，感冒傷寒，現已病入膏肓，難以挽回，用藥力大，恐有賊去城空之虞，勉方以待高明。」唉！我腿抖了，心碎了，但或許大話嚇人的，吃了這藥後；不見效；于是再請西醫，一位博士，來了，說這是傷寒，非發汗不可，出汗病就沒了，于是打針，服藥，走了一小時後，母親又呻吟不止，說心中又如翻江攪海，力扎似的，左翻右翻，顫弱呻聲，真令我不能一刻活在世上；百般掙扎，我希望還如那次，出汗好了，但，朋友，唉又誰知我那母……親，我那可憐老母……她……便……永棄我們而去了呢！在含淚臨逝之前，有一陣明白，用力持着父親的手，斷斷續續使着勁兒才說道：「元爸，你不……要……念……我……我死……後……你要……好……看護孩子們……我……捨……不……得……你……喘了一口氣，翻了翻白眼，勉強說：「我尤……其……捨……不得……我那……孩……子……們……」眼一翻，于是無氣了，逝去了！我大哭，父親也哭起來，尤其是祖母哭得更厲害，我

現在還能聽那幾句話：「三兒娘，你死啦！拋下這堆孩子誰問呢！」我心如焚，哭得更厲害了，喜從天來，母親又呻吟了，掙眼了，向我擺擺手，似乎叫我，我俯到臉前，她又用力斷續說道：「孩子……我的……孩子……我……死……你……要……用……功……要……勸……」用手指指父親，以下聽不清，呵！眼又翻上了，不好了，我又大哭，舉家皆哭，父親撫着母親胸口，面無人色，顫聲說道：「真沒氣啦！」忽的一個霹靂，我如萬箭攢心，跳脚大哭，忽心內一熱，眼前一黑，我便昏去了！

醒來時，見許多人正圍着我，我睡在地下，一人正在掃我身旁一堆鮮血，呵！母親已停在正屋一個小牀上，我又在哭了，但我喉嚨已啞，哭不出聲了，祖母將我拉起來，並斥慰我說：「你不要哭了，哭能活嗎？你父親比你還傷心，把你父親急壞，我不讓你，快勸你父親去。」我不敢哭了，恐怕惹得父親更傷心。

父親坐在母親牀上，偷偷的哭，我含淚向父親說幾句寬心話，但，父親見我哭得更利害了。

買棺材，請和尚，唸經，穿孝衣，幸親友皆來幫忙，

我一切如在夢中，入殮時，姐姐昏去了，我如有所失，昏迷了三天，不知道了，只想些母親平常待我的事。

第三天早六時，出棺了，便是可憐的母親要葬去了，我失了知覺，哭不出淚和聲，唉！先生，我淚流盡了！

弟弟哭得鼻子流了許多血，我迷惘的走到坟地，傻子似的走回來。

「在這一月中，雖有人百般安慰我，勸我，但，我已少了靈魂失了感官，只有體質，沒有知覺了！先生，母親把我靈魂帶走了。」他說至此，熱淚已濕透了他的衫袖，前襟，但還極力忍着，頓了頓神，又繼續說道：

「在這慘痛生活中，我是無魂魄的，一切不知道，唯一的優想，就是母親能活轉來，因為我以為母親是未死，出去了，能回來的，唉！又誰知他永不能回來呢！我永是糊塗了。」

大概是親友看我們生活太慘黯了，毫無生氣，而且無人操持家政，所以略與父親商洽，那，怕人的繼母便在我昏迷中進門了；由此我更往悲海裏走近一層。

唉！我不忍說了，禍無雙至，福不隻行，「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古人詞句真堪為我們寫照啊！不能提了，

我那祖母，她思母過悲，而愁父無事，家中生活困難，一羣無娘的苦孩，唉！致使她也病了！先生，我命怎這樣苦呢！！

請醫，吃藥，唉！祖母她風燭殘年，這，這風中之燭，唉！先生，我真不忍說了，我心又在隱隱作痛了，先生，您曉得，她……又棄我們而去了！

但，這次我覺悟了，我不哭，我有一定主張；我以為天下之愛我者，唯母與祖母，全死去了，所以天下無愛我之人，我將流浪，將孤苦零丁。

我決計自殺，于是我一聲不響的走至江邊。

但，不幸極了，他們已經發覺，祖母死不哭，在他們認為很奇怪，於是尾隨了來，一個鄰舍會勸我批評我說：

「你這樣舉動不對，你媽死了，能安慰你父親的，只有你，你這樣辦，你父親將來靠依何人，而你四歲的弟弟，你也拋棄不顧了嗎？這會使你地下母親不安的，不瞑目的，快的不要如此！」他猛的提醒我，我泣不能仰了。

我夢似的度過喪事，也夢似的到此來；總之，今生我都是昏迷的過去！先生，我已不能記憶一切了，恕我，已不能再說了，因為我咯血症是很厲害的，莫怪我語無倫次

，因為我是無靈魂的人，靈魂給母親帶走了……」他淚又在流了。不知怎的，一想到他，就會發一種淒涼，一種同情的傷感；因為我也是無母親的。唉！那可憐的苦兒！他嗚咽哭訴的簫聲，又在刺我的耳鼓了。

借糧

健 秋

天色昏黑之後，阿林才回到家裏，他把一担野草從肩下放下來，那僵僵着的背，好久沒有挺直，臉上的黑汗一滴一滴的流着，真疲乏極了。走三里多路的山道，在這麼炎熱的天氣，還挑着一個百十斤重的擔子，也真是不容易啊！然而他却很高興，掀起破掛的小襟，擦了擦臉，嘴裏哼着什麼「蘇武……國……民……」眯着一對紅赤赤的爛眼，瞅着那担鮮綠的野草，微笑着，臉上的黑汗漸漸的消下去了，於是他走到窗前，從窗眼裏向屋裏瞧了瞧。一點兒動靜沒有，他漫而長的喊了一聲：「娘——」

「麼？」一聲尖銳的答應，從廚房裏傳出來，把阿林嚇了一跳，那是他的娘——一個爛眼的老太婆，正在廚房裏摸索着洗碗。

「做好飯了沒有？」阿林接着問。

「那裏來的米呀？」

「真是，怪餓的！」阿林焦灼了，兩腿慢慢移向廚房裏去，他的娘灣着腰，迎出來，掃着地上的樹枝。

「你餓哩，家裏一粒米都沒有。」

「怎辦呢？」

「怎辦呵？」

「再借點？」阿林躊躇着。

「向誰家去借？」阿林的娘站起來，手在指劃着：「你二孀子和小金子那邊，都已借過三次咧，一個粒沒還人家，怎麼再好張嘴。」

阿林不高興了，苦喪着臉，低着頭，直覺肚裏餓的發慌。隔壁廚房裏送來了米粥的香味，口裏的涎沫泉水似的往外流，「二孀子……小金子……三次……還有誰家？」他這樣默默的想，後來好好歹又想出一家，於是他又喊：

「娘，聽說陳五爺的少爺回來了，我從小和他在一塊長大的，想來他不好意思不借給？」

一點兒聲息沒有，於是他又叫了一聲：「娘！」

「你去吧，」一種悲憤慘淡下，發出這微弱的聲音。

那是在廚房裏，阿林的母親大概是哭泣了，阿林却沒理會這個，便踉蹌的出去了。

黑暗的道路上，阿林彳亍的行着，他抱着滿腹的希望，想像着攜米歸來的情景，嘴角上浮出了得意的微笑。

陳五爺靠街的客廳上傳出了女人的喧笑，那裏酒氣洋溢着，一陣陣的撲入阿林的鼻腔，他靠在大門下，心兒卜卜的亂跳，深深的嘆了口氣，才小心翼翼的把門上的鐵環搖了兩下。

「誰呀？」從門裏發出了破啞的聲音。

「咳，我，徐四哥。」嘿聊一聲，門開了一條縫，從裏面探出了個栗色的腦袋，阿林認識他是徐四，陳五爺家的夥計，一個好圖小利的人，於是他又親切的叫了一聲徐四哥。

「什麼事？阿林」，那人不奈煩的問。

「聽說少爺回來了，我要見見他老人家，」阿林眼巴巴的望着他。

「有客啊！」那人皺了皺眉頭，對阿林渾身打量了一番，最後目光落到阿林腰裏掛着的銅煙袋上，於是心裏一動，看了看自己的破煙袋，阿林一句話沒說。

「好。」徐四微笑着：「你先在我屋裏等一等吧。」一間灰塵滿壁的小屋，牆皮都已脫掉的；那就是徐四的住屋，兩年前的一間草料房，徐四把阿林領進去，殷勤的把他讓在牀上。

「等一等，客人就走的。」徐四拿出煙管吱吱的吸着。

隔壁是那間靠街的客廳，在那裏杯盤狼籍的圓桌上，煤油燈持矜的立着，一些煙酒的氣味，從人們的口中呼出來，靠近圓桌的椅子上，坐着一個青年男子，從他的臉色上，能猜出他的年紀，是一個廿一二歲的小伙子，他那炯炯的目光，突出的顴骨，在都顯示出英氣勃勃的神色，這是阿林要會見的人，陳五爺的少爺，一個闊綽的大學生。

對面椅上坐着的是個妙齡女郎，大概是喝了酒的緣故吧？她的蘋果似的雙頰上，更加了幾分鮮豔，一件玄色的長袍，畢露出全部的曲線，纖細的手指間，夾着一支煙捲兒，從櫻桃似的小嘴裏，吹出一個個的煙花，她是陳五爺的外甥女，一個十分浪漫的姑娘。前幾天聽說表哥回來了，於是在今天大清早就走了來。據她自己說她：那件玄色的長袍，是因為來看表哥才換上的。

他們談的是關於衣食問題，什麼高跟鞋啦，西裝啦……

……西餐啦……這些瑣碎的閑談又延長了一個多鐘頭的工夫。隔壁來借米的阿林，肚裏早就餓的咕啞咕嚕響起來了。但他仍然那麼耐煩的期待着，直到陳少爺感到煙酒的缺乏而呼徐四的時候，他心裏又卜卜的跳動了，起來整理了一下衣服，以為客人要走了，好預備見陳少爺，過了一會，徐四又回至屋裏來。

「客走了嗎？」阿林心急的問，

「走，還早呢，你倒挺慌。」

阿林鬆了口氣，又呆坐在那裏默默的期待着。

時候已經不早，阿林的娘坐在廚房裏出神的望着門口，看看兒子還回不來，奈不住了，從柴堆裏找了條木棒，一拐拐的走向陳五爺家裏去。

大門開了，出來的又是徐四。

「阿林在這裏嗎？」阿林的娘問。

「在這裏。」

「叫他家去。」

「他不是要見少爺嗎？」

「明天再來，今天不再來咧。」

阿林在徐四屋裏，聽見娘的話聲，趕緊跑出來；

「還沒見呢，娘。」

「走吧，明天再來。」

阿林走出了陳五爺的大門，心裏很不高興，當他們走到自己的門口時，阿林猛然想起了件事，他的煙袋忘在徐四那裏了。於是同他娘說了一聲，掉轉頭就跑回去了。

陳五爺的門口響起來，那正是徐四和阿林的聲音，阿林的娘又担心的拐回去。

「徐四，你為什麼不給俺煙袋？」阿林的娘問。

「放屁，誰欠你煙袋？」徐四蠻橫的聲音。

「你放屁，你怎麼這麼欺人？你？」阿林的娘咆哮了。

「什麼事？什麼事？」陳少爺走出來，靠近阿林他娘的身邊。

「他……他……」阿林的娘手指徐四，口吃着：

「阿林的……的煙袋……他……」

「不要在這裏嚷，去，去……」陳少爺生了氣。

「什麼？去？不，我今天拚上我這條老……」

「命」字還沒出口，陳少爺鋼硬的皮鞋已踢到阿林他娘的腰肢上。於是她哎呀了一聲，倒在地上了。

事兒，就這樣鬧大了，阿林把他娘駕回去後，不到兩

個鐘頭就斷了氣，陳少爺聽到了這個消息，到底也有點害怕。於是他託了幾個人從中說合了。起初阿林還很執拗的，後來想了想那三十塊白花花的大洋和一口柏木棺，心裏也就鬆下來了。就在第三天的晚上，柏木棺抬進了阿林的大門，白花花三十元大洋也緊緊的握在阿林的手裏。

一九三五，二，五，於青島西陵。

除夕

毅之

六點鐘的散工笛響了。

張儉忽忽的走回了他的宿舍，吃了飯整理了整理自己的衣服，就提起昨天業經包好的小包，向車站方面走去。

這時天已經黑下來，不一會東去的二十三次車，已經進站，張儉也就在這個時候，進了三等車廂，車內僅僅的有五六個乘客，散坐在橙子上。張儉也檢了一個適當的坐位坐下，少時車慢慢的蠕動了，車廂裏的暖汽很是適度，幾盞光度微弱的電燈照耀着，只聽得轆轤的車輪與鋼軌相軋聲。窗上已經瞞上一層水汽，車外的景物一點也不能看到。在剪票員過去了以後，他漸漸的就把上身斜倚在車帮上面，兩條腿也就擱在寬長的座位上，合了眼，在那裏

養神。這時一種心情湧在他的心頭：

……花紅開放以後，除去自己的一切開銷，曾與家裏買了些作新衣的布疋，並且還與小孩買了一頂新式的絨帽，年邁的老母，賢惠的妻和伶俐的小毛，全都不知道是如何的喜歡呢！今天又正是這年的最末一日，回得家過過除夕，真是有天大的快樂呢！……

車漸漸的行過胥各莊，轉眼就可到唐山了，這時張儉的冥思，已被機車的叫聲驚散，站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擦了擦玻璃上的熱氣，向外面一望，已見一排排的電燈現在目前，高高矮矮的樓房，一起一伏的落在列車的後面。

一陣喧嘩的叫賣聲中，車已漸漸的停住，張儉下了車，不覺精神為之一振，年來未見的唐山車站，現在又能重現於目前，不知道是驚是喜，黃黑的面孔已經現出得意的微笑。

張儉行到街上，已經是萬家燈火了，家家戶戶的門前，特別都顯出一種新年的氣象，一個一個的小孩子們，穿得紅紅綠綠，打着紗燈，玩弄着紙炮，全都是喜笑眉開的。漸漸的張儉的家門已在不遠出發，第一個先看到的就是母親親手所作的那一對壁燈，分排在自己家門的左右，一

個小孩在燈下正玩弄着紙炮，猛一抬頭，看迎面來的是他的父親，便跑了，去嘴裏並囁着：「爸爸回來啦！」張儉見了這一個天真瀟灑的小兒，他這份喜悅，簡直的就說不出來，把手裏所攜帶的小包裹遞於小毛，便把他抱了起來，走向家裏去。

進門時，炕上端坐的老母，和正在包餃子的妻，都已由小毛的喊叫聲，知道他是回家了，四隻眼全由玻璃窗中向外看望，張儉進了屋，妻已將包好的餃子及一切的用物收拾起來，母親微笑的問道：

「是剛才這趟車來的嗎？」

「啊！是的。」張儉隨着答應了他的母親，繼續着說：「現在的假是很難請呢，我們的廠子裏夥計又很忙，所以剛在今天下班的時候，我便趕快的隨着這二十三次車來啦，明天早晨還得回去上班呢！」

「這樣的急嗎？明天不能再待一天，到各親戚家去拜年嗎？」

「唉！哪有那些時間，我們監工的說，明天若不上工，躲在家裏過年，一定要按着攬離職守論罪，明天若是不去，那還了得！」

「真也是沒法！」

過了一會，母親看見旁邊站着的小毛，對着張儉說：「小毛過年秋天可以送他去上學啦！近幾月他跟隔壁的王叔叔學了很多的方字塊，他倒很能耐，認識了就沒有忘過。」

「小毛現在很愛人了，一點也不淘氣！」收拾完了傢具的妻，也站在那裏順着母親說話。

「好吧！明年就請王叔叔把他送入鐵路上辦的那個扶輪小學校去唸書，在學校裏能有很多的小同學們與他一同玩耍，又有先生們看着，比在家裏強得多呢！」

「啊！他王叔叔今年沒向我們討債嗎？」張儉沈思了一會，忽然想起：前年欠隔壁王老二的十元錢，至今還沒償還他。

「沒有，他王叔叔那才好呢，他知道咱們是不富裕的，所以天天見面，從來也未提過這筆款。」

「唉！真難得我張儉也能交了這麼一個好朋友」，「現在好了，路局方面在本年要給工人們一次薪，我想無論如何自己也能加上幾分，那時每月就可有些裕餘，慢慢的積留着，明年這時也許就可以還了呢！」張儉又繼續着

說。

「嘔！長錢嗎？這真是路局裏能體恤工人哪！」年邁的老母喜悅得說出了這句話，站在桌邊的妻撫弄着小毛的頭也正在微笑。

「天不早啦，咱們吃餃子吧！」妻說：

「十二點多了嗎？你去弄罷！」母親這樣的吩咐了妻，妻已答應着走了出去弄夜宵。

夜宵吃過了，就隱約的聽見外面有些「走呀！」「走呀！」的喊聲，張儉問道：

「這是做什麼的？」

「接神的！」妻在收拾着殘桌，答應了這麼一句。

「一會你也領着小毛去接接神罷！」母親似吩咐的對張儉說。

張儉答應了以後，便同小毛到東邊去迎神，及至回來的時候，天已在兩點多鐘了。

時鐘當當的打了三下，張儉由坑上下來，向着母親和妻子說：

「三點鐘了，我要趕這次車回去上班呢，你們也休息休息吧！」

「這就走嗎？」母親和妻子同時發出同樣的疑問，各人的面上全都帶出一種戀戀不捨的態度，小毛也扯了他娘的衣角兩個小眼睛直鈎鈎的望着他那將要走去的爸爸。

「今天無論如何也得回去，因為明天就是大年初一，舊歷年不但不放假，還是非常的緊，如果是不回去，那咱們這碗飯就不用吃了。」張儉說完了這幾句話，看了看老母與賢妻的臉上越發的顯得難看，張儉不免有些動於心，接着安慰道：

「不用發愁，過幾天到十五六日我一定告幾天假，再回家來看看你們，那不好嗎？」

「你千萬的可來呀！媽媽每天總惦着你，盼望你能夠來家過過年，不想你來了這一會就走，難道你不知是使媽媽傷心麼？」妻似有無限的哀曲咽咽的說着。

「我一定能回來的，你們好好的過年吧！不要悲傷。」說着已經走出房門，向着大道走去。

張儉走出去很遠，復又回頭看時，自己的妻仍然攆着小毛呆立在門口，門燈反映出的一雙亮晶晶的眼球和一身的大紅衣裳，看得是格外的真切。這時張儉的心，已經麻亂，他向着家門口的妻一招手，好像說是「回去吧！」

經過彎曲的兩條街道，張儉已經走到車站，二次車已經進來了許久，你便急忙的登上車，突突的幾聲，列車如一條長蛇似的，把張儉仍然拖到原來的地方去了。

民間故事（續）

子恆

——奇怪石洞——

強盜頭說：「你不認的也不要緊，我是很有錢的人，開了有幾十處買賣，反正虧不了你，總有用着你的時候。現在我先給你一錠金子，酬酬你的勞罷。」

縫皮匠拿了金子，向強盜頭道了謝，很歡喜的向家走去，一路上走着，心裏暗想：「不當夥計，算了吧！做個有錢人們的伙計，還不如作我這沒錢的窮老板好，雖然沒大福享，可也沒有罪受；飛不高跌不重，隨着自己的心便，愛作點就作點，不愛作就拉倒，多麼自由啊！給人家當了伙計，不愛作也得作，俗語沒有錯說的：「端着誰家的碗，受着誰家的管。」況且我前後一共得了五錠金子；可以去多僱幾個夥計，多買點作鞋的原料，作很多的鞋來賣，多增加我的收入，安安穩穩，快快樂樂的，作我的老板了，我又何必去作人家的伙計呢！」他這樣想着，便去

實行他的計劃，從此打消了幫富人做夥計的念頭。

強盜頭等鞋匠走過以後，他不虧做強盜的首領，真本領，的確是比小毛子和大鼻子精細的多，慎重的多，他知道鞋匠瞎碰的這家，大概一定不會錯的，他也不畫白色圈記號，也不畫紅色圈記號，什麼記號也不畫。祇把錦雲的住宅，上下左右，前前後後，很仔細的看了一遍，把宅子的輪廓深深的印在腦子裏，並且走出了安樂村，又走回了錦雲家，在這黑夜中，來來往往，回來回去，走了個亂七八糟，記的不能再詳細了，便急急的趕了回去，和他的部下，又商議第二部的辦法。

強盜頭回到石洞裏，便對着他的部下，怎樣進的安樂村，怎樣的認真了錦雲的家，詳細的報告了一遍；並且說道：「現在我偵探的不能再確實了，我們應該怎樣進行，請大家把各人的意見說出來，使大家仔細斟酌斟酌。」

強盜頭說完之後，衆強盜便紛紛的議論着，有的主張：「非再到那家的宅裏面，明明白白的去偵探個確實不可！」有的主張：「不管他怎樣，照着首領說的那家，我們今夜便齊夥兒跑去，先把那人家的老小，一古腦兒殺他一

個乾淨再說！」

強盜頭的心腹護兵大麻子聽了這些話，搖搖頭說道：「你們這些意見都不行啊！第一個辦法再去偵探太慢，第二個辦法「殺」未免太鹵莽了些！冤枉殺了人，那失去的金子綢緞取不了來，還是小事，叫那真正偷金子的人知道了，預先有了防備，或搬到城裏去住，那盜尸同謀人，沒有得着，禍根還是沒有去掉，弄個一事無成；那時我們的危險不更大了嗎！況且城裏還有軍隊防衛着，那時我們想報仇雪恨，不是比登天還難嗎？照你們的方法行去，決不是一個妥當的辦法！我倒想了一個計劃在這裏，不知道諸位兄弟的意思如何？」

強盜頭忙問：「什麼計劃？什麼計劃？請你趕快說出來！」

大麻子聽了，不慌不忙的說道：「我想，最好，是請首領裝作一個販油的商人，把我們兄弟三十七人，都分裝在油籃裏，馱在馬背上，假裝是販油的客人，從安樂村過，因為天已黑了，不能再往前進；我聽的說：偷我們金子的那家人家，現在開起大店來了，我們就在他店中住宿，趁機會問問那店裏住下的客人，打聽個水落石出，偵探個

仔細，如果的確就是那家，首領只須在深夜的時候，大家都酣睡了以後，擲一塊石頭在油籃上為號，我們聽了這個暗號，便一齊跳出了油籃，給他個冷不防，把那家人殺個乾淨，然後再一聲不響靜悄悄的回來，這不是一個很完善又很保險的辦法嗎？」

大麻子說完了他的計劃，衆強盜們都大加稱贊，強盜頭也褒獎了他一番，大麻子歡喜的了不得。

強盜頭便立刻叫衆強盜，把他們所騎的那三十八匹馬，牽了出來放在那山崖草地上，任他去安安靜穩的去吃草，吃飽了，好去騎着殺那盜尸偷金子的人。又派了兩個強盜拿着刀，去看看那三十八匹馬。

其餘強盜，從卅石洞裏搬出了三十八隻油籃來，這些油籃是他們搶來盛金子珠寶的油籃，現在把金子珠寶都放在洞裏，空油籃放在洞外的綠草地上。

強盜頭見油籃擺好了，揀了一隻頂好的，把他那所用作食品吃的豆油，滿滿的盛了一籃，其餘都用新油皮紙作封。使人看了，無論如何是油籃盛着油，不疑心是油籃盛着人。大麻子便和其餘的三十六個強盜，一齊帶了鋒利的快刀，一個個鑽進了油籃，任着強盜頭佈置。

強盜頭等他的部下鑽進了油篋，使用油皮紙，把篋一層層的封了起來，然後在篋底下的條縫裏，用小刀割上些小長縫，好使空氣透進去，不致把他們悶死在裏面。

強盜頭封好了篋以後，用手試提了提油篋，提試了人篋，就是人篋比油篋略重些，心裏想：「平常的人，都是粗心大意的居多，一定不會注意到我這些油篋裏，裝的是人不是油。」他雖然這樣想着，但是，他恐怕叫人察破了，他便又用些菜油，把一篋的封口上，都滿滿的塗上了些，好教人家看見了，不發生別的疑心。

強盜頭這一陣忙，正正的忙了大半天才完，便把山崖深處放的那三十八匹馬牽了過來。盜頭的力氣是非常大的，當他們這些油篋放在馬背上的時候，一點也不覺得怎樣費力。

駛着油篋的馬，知道立刻就要出發了，都迎着風，奮着鬃，踢着蹄在長鳴着；油篋裏的衆強盜們，在油篋裏面，對着強盜頭大聲說道：「首領！快催馬走吧！太陽已沒了多時了，正是機會，快走呵！我們希望這回馬兒駛了我們去，成了功後，我們騎着馬兒回！」

（未完）

細膩風光（續）

素瑜

（三）醉翁之意不在酒

究竟劉紀程有沒有小姨子，很是一個問題，但，問題不問題，現在，李春成不願去研究了，橫豎陳麻子是騙了他了！

他從劉紀程家裏走出來之後，本來還想在馬路上找一個姑娘追一追，他想，「一個人沒有個異性，是苦悶的，這就是陳麻子他們約在一塊打牌的原因：拿起牌來，就把一切的事情忘了……」想到這裏，李春成很想再回到劉紀程家看打牌，自己好學一學，也預備悶時消遣。但他又想，「不好再回去了，既已走出來了。那末，還是回家去吧……」

他朝着迎福巷走去，很不起勁地，低着頭。由馬路上轉到一條小巷裏。對面來了一個賣糖菓的担子，他也沒看見，他的腿就被盛糖菓的筐籃碰痛了。

「媽的！瞎眼？」老李氣得罵。

「哼！誰瞎眼？」賣糖菓的很不平。

「噯！你碰了人家，不說客氣話，還講情理，好好好

！你……」老李瞪大了眼。

「我是……」賣糖菓的還要再說下去。

忽然，在這時候，在糖菓担子的一邊的一個門裏出來了一個姑娘！

姑娘生得很好看，老李的氣頓時消了大半。

「你看這是什麼事？碰了人家，還講情理！」老李這話，是說給姑娘聽的。他抬眼看看姑娘，注意他的話不。

姑娘也沒看他一眼，像是沒注意他的話，老李可是願意趁這機會，在姑娘面前顯身手，於是他鼓了鼓勇氣，又復瞪起了眼來，惡狠狠地向着已經要離開的賣糖菓的人說：「你！男子！欠打呀！你是不是瞎眼？往人身上碰！奶奶！」

不幸！又由姑娘出來的門裏出來了一個小孩子，牽了姑娘的手，和姑娘一塊兒走了……

但賣糖菓的可把担子放下來，預備和李春成開火了，「我就是碰了你，你看着怎麼好，怎麼辦！」

李春成既然對於姑娘失望了，打仗也沒勁兒，只能敷衍那個賣糖菓的，「怎麼辦？你說怎麼辦？」

「好吧！你到衙門去告着我！」賣糖菓的把手一揮。

「你是想真打仗？」老李的頭歪了一歪。

兩方面又吵了幾句的工夫，姑娘的背影已移到巷口，向東一閃，消失了！

結果是李春成憤憤地走開，賣糖菓的也一面嘴裏嘟囔着走開，一場風波，平靜下去。

老李一出這巷口，看見遠遠處的一些人影中，有一個像他父親，大概是從破爛市回來了；於是老李把脚步放慢些，好讓老太爺不費力地追上來，爺兒倆一塊回迎福巷。那邊來者正是老太爺，他也看見了他的兒子，所以，不用什麼人叮囑，就把脚步自然的放慢了些，一會兒，也就追上兒子了。

「上什麼地方去來呀？」老太爺問。

「到了劉紀程家裏，劉紀程！你認識嗎？是個朋友。他們都在那裏打牌，我不願玩那個，就走出來了。」李春成一面走着，一面和老太爺說。

「是啊，是啊！賭博的人，沒有好的。一久賭神仙輸，」特着打牌吃飯的人，天下有了幾個呀？這個事真是玩不的，年小在外頭，更要時時小心，可千萬別染了這種毛病……這種毛病……千萬！」老太爺咳嗽一陣，「千

萬別學着賭……」吐了一口痰。

父子二人慢慢在馬路上走着。老太爺忽然又像是覺得喉嚨裏癢癢了似的，非說兩句話不行了。於是他咳嗽了一聲，說：

「我想在最近這兩三天就回家，你不能湊湊湊湊麼？欠劉三媽家的錢，五分利息還沒有給人家……」

其實，老太爺這話，早就想說了；他的來找兒子，並不是多麼掛念兒子，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他是想來向兒子要錢！

劉三媽是誰？老太爺也許根本就不認識。五分息借貸的事，老太爺也許作過，可是他如今確不是為債務逼迫才來找兒子，只不過自己弄兩個錢回鄉去耍「牌九」罷了。

劉三媽雖為老太爺所不認識，但是，「李四畫皮子」以及「紅鼻子阿七」，還有「大母豬王四」和「賽洞賓趙五爺」等人却都是他的老朋友。他這些老朋友，在李春成的故鄉中，差不多都是武斷鄉曲的志士。

李春成一面走着，心裏想着「小姨子」，想着剛纔那個姑娘，沒聽清老太爺說了些什麼話，所以，只有隨便地敷衍着：

「呵呵，是是，呵……」

老太爺不禁心花怒放。爲什麼？你聽！兒子說了個「是是！」無疑地是他要盡孝爲父親湊湊湊湊盤川了，哈哈！好一個寶貝兒子！

此時老太爺的腦海中，湧出「李四畫皮子」家中的「樂園」來——

「大母豬王四」，光光的頭皮圓圓的臉蛋子，鬍子是那末短，腰的粗粗到不能形容，坐到圈椅上，氣都喘不開；「賽洞賓趙五爺」，慢慢燃着自己的幾根山羊尾巴似的鬍子；「紅鼻子阿七」，扣了一張牌，手拿了另一張，慢慢用手抽着看「點子」；「李四畫皮子」呢？則急得頭上全是汗，高聲叫着「天九！」……結果是他們的錢一回到了老太爺腰包裹……他拿了贏得的錢，跑到莊村西首「無鼻子大貓」開的小酒館裏去，喜孜孜地「大貓」湊上二兩！現錢！……於是，漸漸地，漸漸地，自己簡直成了一個「醉翁」！不自主地唱「先帝爺，白帝城……」但是，酒醉飯飽之後，腰中還有銀錢呢？……

老太爺一面想像着他的美滿燦爛的醉翁生活，一面兩條腿跟了兒子挪動着，終於到了迎福巷了。

父子兩人一同進了屋子。老太爺從衣袋中掏出一個柳木雕的小猴子來，一面笑着說：

「哼，這小玩藝！多末喜人？在破爛市買的，偏宜：四個大銅板！」他把柳木猴放到桌子上，「就是他畫皮子四叔家，有個小孩子；你畫皮子四叔，託了我好幾回，要我給他從大地面處買個小玩藝，哄孩子呢。我也到過周村，周村東西貴，買一個洋娃娃就得花兩吊多！你看，這裏的東西多便宜？——我到家見了你畫皮子四叔，我不說我給他買的；我說你給他買的；叫他也知道知道你——從大地面處給他鄰家的小兄弟耍玩藝，名聲好聽……唔，好聽呀！……」

「怎末？」李春成說了「你咋回家末？幾時走？是……」說不下去了。

「這，就看你的意思了。」老太爺說，「多少得湊幾個……劉……」說到這裏，老太爺把在路上對兒子撒的謊忘了，是欠了誰的錢呢？是幾分利呢？劉？劉什末呢？謊真難說！萬一叫兒子看破自己是撒謊，那……

「揹幾個什末呀？」李春成說，「家去又沒有事，我的意思——再在此住幾天也不要緊。」

老太爺鬆過一口氣來，「你在路上不是說我可以回去麼？你明天就向別處湊湊湊湊吧！」

不必再說，李春成很明白了。那一回老太爺不是來要錢呢？可是，什末辦法呢？要錢就只好由他要，誰叫此己是他的兒子呢？咳！這都是命！

「今回得用多少呢？」李春成問。

「這是我拉下的賬，大概得八塊六角六七分吧？」

「爲什末這數目這末零零碎碎呢？」

「因爲是好幾分利……好幾分……」

「借的人家的錢麼？」

「唔！」

「借得誰家的？」

「借得……借得——劉——劉——」老太爺「劉」了

兩下子也沒「劉」出個人來，只能把言詞變換一下：「借得老劉的。」

「晚些還他，行不行？——現在我是真沒有錢，咳！這個月開支也還得再待六七天呢？——這時候都沒有錢，真正是借也借不出來呀！五分利貸款也不行！真是！真是……」李春成頭上冒汗珠子了。

「這人家晚了，怕是不行吧？因為……」老太爺一句話未說完，李春成却發出這樣的疑問來：——

「借得劉什末人的？為何這等厲害？」

李春成這個疑問，簡直是晴天霹靂，把老太爺的臉都震得紅了！但是，靈機一動，老太爺馬上有很好的答案：

「在路上我不是和你說過了末？」這末一個反問說出，老太爺的心中鬆緩了很多。

「在路上說過了？我却是——忘了。」兒子說了話。

就着兒子的話，老太爺又扯起漫天大謊來：「你忘了末？我說的是劉二虎！劉二虎，唔，南莊北莊，誰不曉得劉二虎呢！你知道末？太平鎮上劉二虎呀，咳！好厲害！專會放債，可是往下我再也不想使他的錢了！好幾分利——這，我在路上也告訴過你，你還想着末？」老太爺看了兒子的臉。

「也忘了！幾分利呀？六分末？」李春成說。

「呀，是呀，你沒有忘呢：正是六分利……」

「一共借了他多少錢呢？」

「七塊錢。借了七塊錢，三個多月了，借字上是四個月為期，現在就非歸還不可了……劉二虎太厲害！」

「我沒記得太平鎮上有個劉二虎……」李春成這話本是有意無意地說出來，但老太爺又嚇慌了。

於是趕急辯解：「不！劉二虎！南莊北莊，誰也知道；近兩年暴發的財主。你出門三年多了，當然不知道；可是，劉二虎却是實在有的一個人！你想，我會哄你？」老太爺一面笑着。

「太平鎮有姓劉的？真是……」李春成仍是有意無意地說着。

「你不知道！劉二虎原是關東人！日本佔了東北

是幾省？——不用管幾省了，反正從日本佔了東北，劉二虎家裏住了個東洋副官，恰巧他丈人家裏也住了一連兵，他沒有地方住了，只好逃到太平鎮——來了關裏了……」

「老太爺覺得自己說的很合情理。

本來老太爺還要繼續扯下去，可是此時同住的何若整忽然闖進來。

何若整與老太爺打過招呼後，看着李春成笑了，「老李！真好！剛才陳麻子纔告訴我：你到劉紀程家去，不是看打牌，哼，『醉翁之意不在酒』呀……哈哈」

「怎末？喝酒？……」老太爺摸不着頭腦似的問了這末半句。

(第三章完)

車站

韓美之

我是一個窮忙的工人，終日是埋沒在一座黑暗的屋子裏，雙手不停的工作着，本來，是這樣的忙着，苦工是終年的作着，當然對於一切地方都沒去的機會，不過在近日裏為了一點事，於是便告了半天的假，預備去會一會那久別不見的車站。

在我要去車站的原因，是因為一個朋友要在這一天來的，所以在那一天午飯後，很快的離開了家庭，去會那久別的老朋友——車站。

剛到了街上的時候，只見人聲是喧嚷着；還有一切以

苦力換飯吃的朋友們，穿着單薄的衣服，大踏脚步的來往奔跑着，並沒一些休息的時候，真是極盡其苦，他們奔跑的原因，也不過爲了幾個吃飯的錢罷了。還有那些大腹賈先生，執纒少爺們，帶着眼鏡，時着文明的棍兒，意氣揚揚的走着，自以爲很高尚，好像藐視着一切似的。雖然他們的表面是這樣的闊着，然而他心裏所放着的，怕是一顆烏黑晶亮的心吧！也不過是靠着祖遺的產業，來滿足自己的物質慾望，以他的資產，來擷取一般以血汗換錢的勞苦的人們；雖然他們有的是錢，假若以責任心論起來，他們也不過是害國的病癩，柱食木頭的柱蟲，白白的來蠶食國家罷了，如果和我們勞苦的工人們比起來，真有天淵之別；我們爲人的責任盡了，就是睡也安枕，並沒其他一切的惡劣心緒來擾害我們。想到這裏的時候，不由得噓了一口長氣，隨着脚步的聲音自言自語的說出了一句勞工神聖的話來。

離了那籠罩於塵埃下的街市，便到荒野，所見的是幾棵蒼松翠柏，垂直而兀立的郊野；青青的麥苗，一株株的平鋪在地上，來點綴那荒涼的冬景。雖然大地上佈着的是這樣淒慘冷酷的面孔，然而風是微微的波動着，空氣是新鮮而清爽，在蒼藍色的天際，並沒一些雲兒，明明的擁現出一輪金黃色的太陽，顯出一幅冬日天然美的圖畫來，並不是我們終日居住於街市的人和終日工作的齷齪的工廠的人，所能呼吸得到或見得到的。

呼吸着新鮮的空氣，眼望着四野的殘景，路程已隨着脚步的聲音縮短，目的地在面前了，啊！架空の木橋，車站四圍的柵欄，半新式的站房，高出於平地的站台，一條條蜿蜒如長蛇的軌道，仍如往常一樣；所增加一些的，也不過是牠們的年歲罷了。

到了車站的時候，時間還是很早的，僅有一點多鐘，站台上所有的，也不過幾個辦事的人員和幾個等車的小販，至於坐車的人，還沒有幾個，在我們這小小的路線上，站頭很小，離票車來的時間又是這樣的長，那會有很多的坐客呢？在這時我也只得沈默於靜寂的空氣裏。

人越是靜寂，時間越不肯放開牠的步伐，催票車的到來，好像是故意和人作對似的，於是我也只得放開那疲而無力的目光，向四下荒郊射去，只見近處鄉村的房屋。一座座的靠着；有靛牆的，有土牆的，也有靛土參半的；屋頂上，有草瓦的分別，來顯出牠們主人貧富的階級來。疊疊的孤墳中，眠着那毫無依靠的死人，當其未過去時，爲善爲惡，現在又有什麼人能斷定他們呢？想到了己身，只覺得四面滿佈着殘酷的面孔，張開了血口，儘力向我譏笑着說：「啊！人！毫無人生樂趣的人喲！你們終身的勞苦

，所換到的代價，也不過終身的溫飽，如同是酒囊飯袋，行尸走肉，並不能奮一奮自己的精力，來給國家人民謀一些幸福，你們終日昏天暗地的遠着，國家還有強勝的日子嗎？你們還不趕緊死去，讓那有為的新青年，去用他們的能力，他們的特長，來改造這社會和國家吧！

思潮正在這樣的浮動着，這樣的擴張着，忽然一陣吵鬧的聲音，驚醒了我的思潮，原來是一個鄉下人，要來車站接他的親戚，被一個站警攔住了，以至於兩下爭吵起來；於是那個穿着制服的站警，用着他那有勢力的木棍，向着那個鄉下人打下去；在這樣吵鬧的聲浪中，一種莫明其妙的思潮，立時又浮上了我的腦際；啊！同是一個人，爲什麼他就不能到車站來接人呢？他就能隨意的打人嗎？啊！他不過穿上了一件制服，就要用一用他的勢力，唉！可憐的中國人呀！你們誤解自己的責任了；你們的責任，本是保衛工廠，防護一切的竊賊，保護坐客的安全，你們爲什麼要誤用勢力，來欺壓你們的同胞呢？

雖然思潮是這樣無涯際的浮動着，不平的心理是這樣的盤繞着，然而也無可奈何那一個站警；結果，站警是洋洋得意，表示他勝利的樣子，鄉下的朋友，也只得自認晦

氣，垂頭喪氣的倒轉步伐，奔回他的原路去了。

票車已經快到站了。一些小販，將各種吃食的東西，已經擺滿了木橋的下面，不住聲的喊賣，以圖解決自己一家的生計問題。坐客們有數十個之多，買票的票員，談話的談話，霎時間車站上的靜寂的空氣，被各種聲音，打破了靜寂，換上一副緊張的情形。

嗚嗚的汽笛聲，票車已經進了站台；於是一切乘車們，也都拿住了自己的東西，急忙的上車；上下客的擁擠聲，賣吃食小販的呼喝聲，東西的搬運聲，真是極其熱鬧。

在這樣吵鬧，呼喝，嘈雜的聲浪中，嗚嗚的汽笛拉動了火車也繼續着他未完的工作行駛了下去，霎時間車站的一切，又重都歸於了靜寂，我和我的朋友在這靜寂的空氣裏，歡欣的倒轉着步伐踱回去。

職工教育消息

一、各職工學校公民班鐵路常識課本，業經本會編印成書，計分上下二冊，每冊定價大洋六分，茲已通令各校備價購用矣。

二、古冶職工學校校長李光月辭職，遺缺以尙俊奇接充。